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獅子吼 第二回 大中華沉淪異種 外風潮激醒睡獅

話說天下五個大洲，第一個大洲就是亞細亞。亞細亞大小數十國，第一個大國就是中華。本部一十八省，人口四萬萬，方裡一千五百餘萬。連屬地算之，有四千餘萬，居世界陸地十五分之一。氣候溫和，土地肥美，物產豐盈，人民俊秀。真是錦繡江山，天府上國，世界之中，有一無二。文明開得最早，與埃及、巴比倫、希臘、印度相上下。自那伏羲、神農二氏做了文字農具，文明漸起。到了黃帝，帶領本族，由西方人居黃河一帶，戰勝了苗族，蚩尤氏授首，漢人的勢力漸漸膨脹，全國劃分萬國。那時猶是酋長時代，到了堯舜四岳為政，已入貴族時代，自後夏、商、周全是貴族時代，民權也很發達。無論天子、諸侯、大夫、陪臣，要想爭權的，都要巴結民黨。民心所歸，大事可成；民心所離，立見滅亡。所以當時的學說以民為天。如所謂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，「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」等話，皆言民之尊重。有得罪了民黨的，比甚麼罪惡都大些，不曰「獨夫」，即曰「民賊」，詩書記載，以警後世。春秋弑君，如書「某某所弑」的，其罪在臣，言係一人的私見，非國民的公意，所以不能逃弑君之名。如書「某國弑其君某」的，其罪在君，言係國民所公殺，主手的人不過為全國國民的代表，弑君之名，不能坐他。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孟子謂「聞誅一夫紂也，不聞弑君也」，即是此意。當時尤嚴禁華夷種族之混，於夷狄入犯中國，必深加痛惡拒絕，管仲不死子糾之難，以攘夷有功，孔子許之以仁。其餘如「戎狄豺狼，不可親也」，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」的話，都懸為實訓，全國奉守。所以雖當時的戎狄異常猖獗，究不能大為中國之害，因緣「民族主義」，人人心中都有此四字。內裡有時自相殘殺，遇有夷患，便互相救助起來，恩怨不記，彼此不分。此乃前輩的特質，非後人所能及。秦始皇有焚書愚民的大罪，又有攘斥匈奴（今之蒙古）之大功。漢高祖和匈奴和親，為中國歷史上一大污點。漢武帝雄才大略，命衛青、霍去病兩員大將分路出兵，直掃匈奴巢穴，千古第一快事。又命張騫去通西域（今新疆一帶），唐蒙去通西南夷（今云貴一帶），南越（今兩廣、藏南）、朝鮮（今高麗）都收入了版圖，中國疆土愈廣，為漢族最有名譽的雄主。

曹魏之時，戎狄已雜處中國。晉朝時候，遂有那五胡（匈奴、鮮卑、氏、羌、羯）倡亂，晉懷帝、晉愍帝被劉淵（匈奴種）擄去，晉元帝保守江東，從此中國分為南北兩朝。南朝為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五代，漢人正統。北朝則先為五胡十六國，忽興忽滅，後並為北魏，不久又分為東西魏。東魏為高氏所滅，改稱北齊。西魏為宇文氏所滅，改稱周國，皆夷狄僭主。自南北兩朝之分，至此已有了三百多年。漢人為那些犬羊所殺害的，不知凡幾。北魏侵犯南朝時，赤地千里，春間燕子沒有人家可歸，都在空林結巢。這也不過略舉一件，其餘可想了！隋文帝承了宇文周，又南滅陳，南北一統，漢人仍掌山河。雖然沒有別項功業，這一項功已不小。唐太宗雖能掃滅突厥、沙陀，但不久即有回紇、吐蕃為唐大害。五代只朱梁是漢人，李唐、石晉、劉漢，皆係犬羊雜種，冒名入主中國。宋朝先有契丹、西夏，屢次侵犯天朝，每年要納他的歲幣。後來金國滅了契丹，乘勢占了中國北方，把徽宗、欽宗捉到五國城，宋高宗即位臨安，是為南宋。秦檜主和，稱金為大皇帝，自己稱臣稱姪，四時請安進貢。後來金為元朝所滅，又照事金的禮事元。到了元世祖，命張宏范帶領蒙古漢人滅宋。從前中國土地為夷狄所割據的，合計約有六七百年，總沒有被他一統過，到了元朝，中國才為外國一統。那些理學名儒，如許衡、吳澄輩，皆俯首稱臣。只有文天祥、張世杰、陸秀夫、謝疊山不肯臣元，都死了節。九十年之中，雖有些英雄豪傑，起事恢復被那些儒生拿著君臣大義，視為盜賊，立刻替元朝平息了。直待朱元璋起義，把胡元仍趕到塞外，中國才再為漢人所有。然胡元的後裔，復號蒙古，屢犯中國。土木之變，英宗又為也先擄去，二百餘年，未得安息。用六十萬大兵，鎮守九邊，竭力防禦，每年所賜俸幣，一百餘萬。

不表明朝與蒙古的事，且說金國本號女真，在今吉林省，人口初只有數千；後來滅遼（即契丹）侵宋，便強大了，所占中國的地，有今直隸、河南、山東、山西、陝西、甘肅。恐怕漢人不受節制，每十戶放一明安，百戶放一穆安，約如現在千把等職，惟女真人可做。管下的漢人，所有財產錢鈔，隨他需索，甚至婦女亦聽他姦淫，漢人一句話都不敢講。還有好多拍他馬屁的，首告某家要造反，即來把全家誅滅，家產歸為私有，弄得十室九空，怨聲載道。等到女真為蒙古所敗，不約而同，所有分在各處的明安、穆安，一夜殺盡。女真人在中國的，幾乎絕種；留得少數，逃往本家，零星分住，不成為國。到了明朝，中間修養生息，又成了幾個部落。寧古塔部長覺昌安最強，到明朝進貢請封，受封為龍虎將軍，年俸八百兩。後覺昌安與子塑克世為鄰部尼堪外蘭所殺，塑克世的子弩爾哈齊（赤）以報仇為名，收祖父遺甲一十三副，襲殺尼堪外蘭，乘機併吞四旁各部，國號滿洲，僭稱大號，侵犯中國邊界。弩爾哈齊（赤）

死後，子皇太極襲繼，越發強盛，改國號為大清，把所有的兵編為八旗。明朝兵官孔有德、耿仲明帶領部下，叛投滿洲。後又征服了內蒙古，於是他的兵有滿洲、蒙古、漢軍三項名目。

嗣後打起中國來，即把漢軍作為先鋒，再有降他的也編為漢軍，異常驍勇。明朝調了天下的兵馬，徵討滿洲，只是勝的少，敗的多。一連數十年，中國所提防的，惟有滿洲，加抽田糧來充遼餉，弄得中國民窮財盡，盜賊蠭起。後遼東（即盛京省）又為滿洲所得，中國只以山海關為隔絕滿洲的重鎮，命吳三桂帶兵駐守。李自成破了北京，崇禎帝煤山崩駕，三桂到滿洲頒兵。

時皇太極已死，子福臨襲位，年僅六歲。叔父多爾袞攝政，文有范文程、洪承疇，武有孔有德、祖大壽與多爾袞等，日日謀算中國，至是滿口接應。令三桂帶領所部先發，大兵後來，滿兵未到，三桂已把自成打敗。自成燒京遠走，三桂追趕一陣。

比及回兵，滿洲已乘虛占了京城，登了寶位，國號仍為大清，改元順治。封吳三桂為平西王，孔有德為定南王，耿仲明為靖南王，尚可喜為平南王，范文程、洪承疇皆為大學士。把離京橫直五百里之地，分給帶來的旗人；各王公將校又乘勢在外佔領田莊，收沒婦女。旗兵四出擄掠，周圍數千里，牲畜財帛如洗，人煙絕盡。然滿洲僅佔得西北幾省，東南各省仍為明朝所有。南京官民擁立福王登基，大學士史可法督師駐守揚州，差人到滿洲修好講和，剖分南北。那知滿洲貪心不足，必要全得明朝的江山，返回書幣。即命洪承疇為經略，親王貝勒統大兵，漢兵在前，滿兵在後。先命人傳「留髮不留頭，留頭不留髮」的上諭，有不忍學韃子模樣的，預先自盡。也有滿洲未來，便先剃了以求倖免的，有一個女士，看見這等奴性，不覺感於心，做了一首七言絕句：

驚傳縣吏點名頻，一一分明漢語真；

世上無知男子好，看他辨發也驕人。

也可知當時的人心了。但滿洲遇著有子女玉帛的，不管剃髮不剃髮，總不能免。所過之處，雞犬不留。將近揚州，可法帶兵禦敵，大敗而歸，入城保守。不數日城破，可法拔刀自刎。滿兵入城，焚殺十日，方才停刀。揚州為南北衝衢，非常繁盛，經此浩劫，到今日尚沒復原。有當時一個遺民，於萬死一生之中，逃出性命，做了一本《揚州十日記》，敘述殺戮之慘，今摘錄數段於下：

（前略）四月二十五日，北兵入城。揚州人設案焚香，示不敢抗。北兵（指滿兵）逐戶索金，有獻出萬金而仍不免者。

（中略）延至夜靜，城中四週火起，近者十餘處，遠者不計其數，赤光相映如霞電，霹靂聲轟耳不絕，隱隱又聞擊楚聲，哀風淒切，慘不可狀！（中略）諸點卒恐避匿者多，給眾人以安民符節（令旗也），匿者竟出從之，共集至五六十，婦女參半。

三滿卒領之，一卒提刀前導，一卒橫槊後逐，一卒居中，或左或右，以防逃逸。數十人如驅牛羊。稍不前即加捶撻，或即殺之，諸婦女散發露足，深入泥中，長索係頸，累累如貫珠，一步一跌，遍身泥土。滿地皆嬰兒，或襯馬蹄，或藉人足，肝腦塗地，泣聲盈野。行過一溝一池，堆屍貯積，手足相枕，血入水碧緒化為五色，塘為之平。（中略）至三卒巢穴，一中年制衣婦，本府人，濃抹麗妝，鮮衣華飾，指揮言笑，欣然有得色。

每遇好物，即回卒乞取，曲盡媚態，不以為恥。卒嘗謂人曰：

「我輩微高麗，擄婦女數萬人，無一失節者。何堂堂中國，無恥至此！」三卒將婦女盡解濕衣。諸婦女因威逼不已，遂至裸體不能掩蓋，羞澀欲死。換衣畢，乃擁諸婦女，飲酒食肉，無所不為，不顧廉恥。一卒忽橫刀躍起，疾呼向後曰：「蠻子來！」（滿人稱漢人為蠻子）被執男子共五十餘人，提刀一呼，魂魄皆喪，無一人敢動者。（中略）街前每數騎過，必有數十男婦，哀號隨其後。是日雖不雨，亦無日色，不知旦暮。惟聞人聲悲泣，街中人首相枕藉。（中略）外復四面火起，倍於昨夕。

田中橫屍交砌，喘息猶存。遙見何家墳中，樹木陰森，哭聲成籟。或父呼子，或夫覓妻，呱呱之聲，草畔溪間，比比皆是，慘不忍聞！（中略）

二十七日，婦引予避一柩後，魂少定而殺聲逼至，刀環響處，嗚呼亂起，齊聲乞命者，或數十人，或百餘人。遇一卒至，南人不論多寡，皆垂首匍伏，引頸受刃，無一敢逃者。至於紛紛子女，百口交啼，哀鳴動地，更無論矣。至午後，積屍如山，殺掠更甚。（中略）忽有十數卒恫喝而來，其勢甚凶，俄見一人至柩前，以長竿擗予足。予驚而出，乃揚人為彼嚮導者，予向之乞憐，且獻以金，乃釋予而去。（中略）城中忽有烈火四起，一二漏網者，無不奔竄自出。出則遇害，百我一免。亦有闔戶焚死者，由數口至百口，一室之中，正不知積骨多少。大約此際無處可避，亦不能避，避則或一犯之，無金死，有金亦死。惟出露道旁，與屍骸雜處，生死反未可知。滿城光如電閃，聲如山崩，風勢怒號，赤日滲淡，為之無光。目前如見無數夜叉，驅殺千百地獄人，驚悸之餘，時作昏聩。（中略）五月初二日，諭各寺院焚化積屍，查焚屍簿，載數共八十餘萬人。其落井投河，閉門焚燬者不與焉，被擄者不與焉。初四日死屍處處焚燒，腥聞數十里。初五日，幽僻之人，稍稍出，相逢各淚下，不能出一語，餘初被難時，全家共八人，今僅存三人。（下略）

照這篇所言，滿洲人殘殺漢人的事跡，也寫出一二來了。

但中國一千三百餘州縣，那一城不是揚州！《嘉定屠城記》說滿洲屠城凡三次。所敘滿人的殘酷，與《揚州十日記》不相上下，其餘各處可想。只是不曾有人做記，不得其詳罷了。據老輩的傳說：凡滿兵所到的地方，過了數十年，田還沒有耕種，這也可補傳記之不及了。揚州的敗報，到了南京，福王先走，百官也盡散了。等滿兵臨江，勳臣官師人等，焚香迎接滿兵進城，福王也為人送到，隨即遇害。只一乞丐題詩於橋，投河而死。詩云：

三百年來養士朝，如何文武盡皆逃？

綱常留在卑田院，乞丐羞留命一條？

後來滿洲的統帥下令，凡在明的世爵職官及富戶之家產，一概查抄入官。有魏國公徐青山，係徐達子孫，因家被抄，至流落為乞丐，替人到官打板子，此是後話不表。滿洲雖得了南京，但各處的義兵四起。江陰有一個典史，姓閻，名應元，糾集民兵，固守八十一日。滿洲死了一王二貝勒，折了十餘萬大兵，才把江陰打破。城中男女老弱，都在屋上丟瓦拋石，滿兵又死了七千。全城的人民盡死，沒有一個投降的。此外浙江擁立了唐王，江西立一個忠誠社，各人自帶糧草入社的共有三萬人，都編成軍隊，抵禦滿洲。其餘各省的義勇，風起水湧。未及一年，唐王又敗死。唐王駕下大將鄭芝龍，投降滿洲。芝龍之子成功，諫父不聽，別自去了，後來在金、廈二島與滿洲血戰多年，開闢台灣，受封延平郡王，奉明正朔，滿洲不敢過問。

偉國三世，至康熙二十二年，才為滿洲所並。後話不敘。

且說唐王死後，各處義兵亦多敗散。桂王又為臣民所擁立，時勢已不可為，支持七八年之久，忠臣義士，多半敗死，國土全失，走往緬甸國。吳三桂為滿洲統兵，逼緬甸將桂王獻出，即在軍前縊死，時滿洲順治十八年也。查點戶口，只有二千餘萬。次年即康熙元年，中國沒有一處不是滿洲所管轄。鑑於女真因為分散，致被漢人所殺，他把帶來中國的數百萬滿洲人，一半駐在北京，號稱「禁軍」；一半駐各省，號稱「駐防」。

皆另居一城，不農不工，不商不賈，由漢人供給。從各省擄來的人口，共有數百萬，分發旗兵為奴，牛馬都比不上。那受苦不過的，私自逃走，匿留一晚，即坐重罪，往往因一個逃丁，株連了千餘家。這些人再也不敢走了，只有自盡一法。自盡者每年有數萬人。凡跟著三藩起兵的子孫，發往軍台，永世不准應考。朝中各官，滿漢平分，重要的職任，都是滿人執掌。《大清律》上，凡漢人娶滿洲人為妻，及姦淫滿洲人，照奴犯主的罪處分，這分明是以漢人為滿洲人的奴隸了。

滿洲僭坐中國二百零五年的時候，道光帝崩駕，咸豐帝登基，國運已經不好了。外間有西洋各國，勢力強大得很，屢次來起衝突；內裡又有一個西宮那拉氏作祟。氏乃廣東駐防旗兵之女，幼年父母雙亡，賣與人家為婢。後咸豐帝揀選秀女，遂入宮廷。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妒似呂後，才如則於，凡書一覽不忘，咸豐帝愛幸無比，封為西宮，生有一子。咸豐曉得那拉氏心裡不正，日後必定亂國，自己將死的時候，對正宮說道：「你是朕的正宮，自然這朝中事件為你執掌。這西宮是一個淫婦，才具又長，恐怕你不能制他。朕又沒有別子，不能不立他的子。朕欲仿漢武帝殺鉤弋夫人的故事。」

（漢武帝妃鉤弋夫人，生了昭帝，恐他後日因母以子貴，執掌朝權，再如呂後一樣，故先賜鉤弋夫人的死，然後立昭帝為太子，是為殺母立子。）即傳那拉氏至前賜死。那拉氏痛哭乞命。

正宮亦跪在地下，代那拉氏說道：「漢武帝不是一個聖主，所做的事，怎麼可學？萬歲既要立他的子，為何反要殺了他？於情理不合，務求萬歲開恩。」咸豐帝歎了一口氣，叫那拉氏退出。因做了一道錦囊，交與正宮道：「朕死之後，若那拉氏有不妥當之事，你即傳集王公大臣，把朕的錦囊拆開，將那拉氏處死。內有朕的御押御印，可以為憑。」正宮收了，咸豐帝即崩了駕。

新主登基，尊正宮為慈安太后，生母那拉氏為慈禧太后。

照先帝的遺詔，只有正宮可以臨朝。那拉氏曲意奉承正宮，正宮喜了他，竟扯他一同臨朝。那知那拉氏遂漸漸攬起權來，全不以正宮為意。一日，那拉氏稱說有病，正宮往西宮看他，不是得病，是新生了一個孩子。正宮回宮，大哭了一場，口說：

「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！」忽然想起先帝傳下的錦囊，打點上朝，傳齊文武百官，照先帝的遺詔行事。忽又回轉念頭，傳那拉氏至宮，戒飭了一番。又把錦囊示他，說道：「你如不改，我即如此。」那拉氏連忙跪倒在地痛哭，連稱「此後不敢」。

正宮本是一個沒有主見，心慈的婦人，見他如此告哀，即道：

「只要妹妹以後謹慎，以前〔的事〕我也不追究了。」即對那拉氏把錦囊焚了。那拉氏磕了好多個頭，做出那感激不盡的樣子，才回自己宮中。過了數日，差一個心腹的宮女，送一碗麵食到正宮說：「娘娘感激老佛爺了不得，親手做了這一碗麵食，請老佛爺嚐嚐。」正宮以為他是真意，即吃了。不久腹內遂痛起來，命人往外傳太醫院的御醫。御醫還沒趕到，正宮已嗚呼哀哉了。

從此大權盡歸那拉氏所掌領。但同治帝長大以後，也很英明。同治皇后也與他不合。那拉氏性酷愛看戲，養了幾套名班，所唱的無非〔是〕那傷內敗俗的戲。一日唱那《烤火》、《買胭脂》二出，同治皇后看了拂袖而起，回得宮來，對同治帝說道：「宮中事情，你也要管一管，太不像樣了。」那拉氏看同治皇后去後，也起身追來，在窗外竊聽，走進來把同治皇后一連幾個巴掌，罵道：「賤人，你要離間我母子不成！」恨恨而去。因此母子之間，有些不對。同治帝憂憤成疾，沒有太子。

皇后說道：「病已到此，皇上要早定大計，立哪一個做太子？」

同治帝正執筆要寫，那拉氏忙走進來說道：「你病勢到了這樣，還寫得字不成？」要來搶筆。同治帝說了一聲「該死」，把筆丟在地下，遂歸了天。看官，你知道那拉氏怎麼不要同治帝立太子？原來因為同治帝若有了後，同治皇后反做了皇太后，她倒做了太皇太后，事情干預不得，所以不准同治帝立後。卻為咸豐帝撫養了一個兒子，是為光緒帝，年才五歲。同治皇后不久即死，至於何以死的，外人也不能十分明白。

從此那拉氏越無法無天的鬧，修築頤和園，約費了數萬萬銀子。太監李蓮英，先前是一個乞丐，又做過皮匠，所以人稱他做皮小李。那拉氏喜歡梳頭，別的太監皆不中意，惟有李蓮英梳得最好，貌又生得美，大加寵信，弄權受鬱，無所不為。

除了那拉氏，就算頭一個有權的。光緒帝不過是一木做的傀儡，威勢遠不及他。朝中各官，爭拜他的門下，內政不修，外交自

不得手。外洋的勢力，日大一日；中國的國威，日損一日。那拉氏只管敲集天下的錢財，行她的快樂，那裡有閒心管這些事！

光緒十年，法國滅了越南國。十一年，英國又滅了緬甸國，都是中國的屬國。及至二十年，日本又要占朝鮮國，中國連打敗仗。到了二十一年，命李鴻章到日本講和，割遼東七城，即盛京拾台灣一省，賠兵費二萬萬兩與日本。後俄國因遼東與他西伯利亞相近，有妨他的進取，強逼日本把遼東退還中國，又命中國再出銀三千萬兩，送與日本，作為遼東贖價。俄國因此示恩於中國，從中國租借旅順、大連灣。德國先租借了山東的膠州灣。英國也租借山東的威海衛。法國租借廣東的廣州灣。各國又從中國索得各省的鐵路權、礦權、航權、製造權，中國人民的生命沒有一件不為所制。一十八省，分歸各國的勢力範圍內。

光緒帝雖是柔儒，制於那拉氏之手，不能有所作為，但到了這個時候，也曉得舊法萬不可行，必要變法自強，才不致為各國所分割。怎奈滿朝大臣都是昏庸得很，一味守舊，光緒帝不得已，於戊戌歲擢用康有為（廣東南海縣人）、譚嗣同（湖南瀏陽縣人）、梁啟超（廣東新會縣人，康有為門生）一班新進，銳意變法。那知康有為是好功名的人，想自己一人一步登天，做個維新的元勳，因此就要排斥譚嗣同等。於是想出一個計策，在光緒帝面前扯謊，說那拉氏要廢光緒帝。他的意思，以為光緒帝命他保護，豈不得了一場大功了嗎？那時果然光緒帝命康有為設法搭救，康有為無法，就向袁世凱借兵，圍頤和園。又誰知袁世凱有些害怕，反將康有為計洩露，被那拉氏知道，那拉氏勃然大怒，於八月初六日，從頤和園返轉紫禁城，把光緒帝囚禁於南海（池名），將一般新黨譚嗣同、楊深秀、楊銳、劉光第、林旭、康廣仁等六個人斬首。單有康有為、梁啟超二人機巧，逃往外國，組織一個保皇會，痛詆那拉氏。那拉氏恨不過，向各國索交康、梁二犯，各國簡直不理他。因康、梁是光緒帝用的，又要廢光緒帝，立端郡王之子溥儀為同治帝的後，各國也不承認這事。為著此二事，那拉氏及端王遂有仇恨洋人之意。

到了庚子年，山東、直隸等處，有義和團滋事。這義和團專與天主、耶穌教為仇，稱有邪術，能使敵人槍炮不能及身。

那拉氏大喜，命他們的大師兄帶領拳眾，往攻各國的公使館。

攻了數月，不特沒有打破，自己反死了好多人。各國聯兵問罪，直抵北京，那拉氏同著光緒帝，逃往西安。初出京的時候，一件行李沒帶，數日沒有飯吃，真是苦楚異常。後命李鴻章為議和全權大臣，認各國的賠款四萬五千萬兩，分作三十九年償完，本息共九萬八千萬兩。並將沿海的炮台拆毀，京師駐紮各國的護兵，其餘並許各國在中國得多少的利益。到了次年十月，那拉氏由西安回鑾，沿途供帳，十分充足，竟比康熙、乾隆朝之南巡盛典更加熱鬧。自西安到京城，開銷經費二千二百餘萬。

重修頤和園，比從前越發華美，又把五百萬兩銀子起造佛照樓。